



出像僧尼孽子海

二

禁  
~ 卷 21  
1138  
2





門據  
號 1138  
卷 2

不必人  
勾引自  
家去引  
人  
十三歲  
如此忘  
麼到得  
老  
忒像意  
了也不  
怕人見  
好嬌聲

寶奎寺僧



杭有婦適人生一女夫死再醮呂某呂嘗以事  
詣京婦不禁獨處覓淫於人久矣其女方十二  
歲婦之再醮也以女歸一醫家醫之子幼故未  
畢姻不料女飭行不謹通於隣人周一情好甚  
密一日午女同周生淫於房夫偶窺之見周以  
女兩足架于肩立而獵女女情動不能禁急欲  
周抵其花心周故淺淺送進不令深入女作嬌

明治廿七年  
四月廿二日  
寶奎



說的好  
聲。願。周。曰。情。哥。奈。何。如。此。周。笑。曰。姐。小。小。毬。兒。

打的好  
罵。得。好  
我的。毬。大。恐。怕。你。疼。所。以。慢。慢。送。進。女。以。手。掌。

說的好  
直。趣。人  
其。頰。曰。天。殺。的。短。命。賊。前。日。我。疼。時。再。三。求。你。

只。放。一。半。進。去。不。要。搖。動。你。偏。要。直。抵。至。根。硬。

抽。蠻。拽。不。住。直。放。我。裡。頭。又。脹。又。熱。疼。得。惡。心。

溺。也。撒。不。得。如。今。裡。頭。熱。癢。要。你。與。我。要。要。着。

力。直。抵。一。番。你。偏。生。不。肯。抵。進。去。我。不。要。你。這。

負。心。人。了。周。一。笑。曰。我。見。姐。與。致。高。故。意。取。笑。

周。太。恨。心

鄰。知。與。僧。淫。乃。集。衆。趨。寶。奎。寺。則。僧。房。反。錮。寂。

無。人。聲。踰。牆。以。入。至。一。低。暗。室。中。見。燈。燭。熒。煌。

有。僧。七。八。人。擁。婦。譔。飲。醜。穢。百。般。執。鳴。于。縣。

好。和。尚  
好。師。姑  
大。尹。併。逮。二。尼。拷。之。乃。一。僧。携。婦。婦。衆。僧。挾。之。

同。飲。耳。究。女。所。在。則。云。不。知。尹。大。怒。加。刑。婦。始。

想。是。生  
懷。不。亂

髮。不。守。清。規。敢。作。辜。頭。勾。婦。女。二。僧。空。門。寄。跡。  
吐。實。蓋。二。僧。蓄。之。俗。家。也。尹。判。云。二。尼。出。家。削。  
不。遵。法。戒。妄。思。婚。媾。做。夫。妻。母。女。潛。奔。雖。免。僧。



這判語  
妙極

敲月下、僧徒挾飲公然婦坐懷中、真個是四禿  
合成兩好、声声是勸廣種福田、衆陽簇擁孤陰、  
句句說觀音齋羅漢、填平慾海、灌滿愛河、八行  
俱止、四維攸斲、僧徒杖屨無辭、婦女宮賣正法、  
母女俱奔、便是不乾淨的計策了。

### 浮屠辯機

浮屠辯機者、初廬于合浦公主之封地、主帝所  
愛異于他婿、始封高陽、下嫁房玄齡子遺愛、再  
封合浦、嘗與遺愛獵於封地、見辯機白皙過人、  
遂具帳其廬與之、亂機素無賴、其肉具頗堅、而  
粗長至兩握、有半、每與主狎、未嘗全入其具、主  
已通體、口顫爽暢、雞當一日、主挾二女子從、女  
子姿色嬌好、機一見、淫興勃發、恨不得即樓抱



清景如

女子交合而碍，主不遂，於是与主言令二女子持燭侍衛，以疊褥藉主腰下，握具投入北口，研擦不便，深入主情急，推機仰臥，以北就機肉具，以兩手攬搦，一舉一落，直至根，兩相搖擻，淫水淋漓，機恐主力乏，又轉主在下，極力抽送，教百回，主目慢，挈熱，聲顫不絕，謂機曰：「此一番真快活，殺我須与我多耍幾百度。」機又以風流解數，与主大弄一番，二女子目睜口開，掩面斜立。

規裁后遺

機拽女手曰：「尔作此狀，豈羞主耶？」主佛然怒，取繒巾拭機肉具，呼二女子以口吮之，二女子口不能容，只得咬啞。一回，主笑謂女子曰：「汝二人能當此物否？」女子不答，乃謂機曰：「我喜看人淫弄，多奈翁之不識趣，何此二女子汝試弄之。」我且坐觀一會。機躍然跳起，便撻一女子，扯去其視，提兩股而進之，百計僅得濡首，女子口齒相嚙，痛苦多措，其一女擲燭而遁，主大笑，以为快。

語入三味



樂。即命機且釋此女。姑從容進之。莫詭其人。機  
與發如狂。又與主麀戰良久而罷。遺愛餉機。私  
以億計。蓋遺愛生而天閹。不當主意。見主之悅  
機。故贈之厚。以迎主歡耳。又浮屠智最。迎占禍  
福。惠弘善視鬼神。皆以術侍主。主亦與之亂。不  
亞於辯機。永徽中。皆以逆謀誅矣。

大老。辯機智最。惠弘三人到是房。遺愛召屁的。

### 望海寺僧

至正間有傳某者。娶婦應氏。止生一女。年十五  
歲。雖非國色傾城。而一枝嫩萼柔葩。不許蜂狂  
蝶戀。有望海寺僧某。日事經咒。往來其家。傳不  
之禁。應遂為僧所誘。私通之。相得甚歡。傳故邑  
掾也。以歷事赴京。僧乃朝夕往來。略不忌憚。應  
反虞女之見察也。欲僧併污之。以塞口。女未識  
子不正。復胎女。可恨。人道每窺母。與僧淫。則唾賤不已。卒無機會可



乃

中好計矣

乘一日僧與應計醉女而強掠之事必有濟乃  
 設酒饌於應房中匿僧在帷幕呼女飲食女不  
 料母之給已也果沉醉焉星眼七斜花容微頹  
 真若仙姬歆瓊室玉女偃瑤臺其醉態之妙有  
 難以言語形容者僧保而突至愈覺動情乃輕  
 難為女脫解上下衣服提起兩股毛之女驚欲  
 起急奈身赤條條而螺已至花前矣急以一手  
 掩之推僧一手掩其北口呼應求救應乃握僧肉具

口口口口口口

成人却也有趣

趣因勃何物充子得此受用  
紅娘取笑嘗說別樣替得這箇替不

付女手曰汝不知此物之爽人甚也今日假粧  
 模樣他日偏汝向前女曰此豈人母之說得是所為耶  
 強掙叫喊不肯從僧應忙掩其口拏定其手令  
 僧脫脚帶繫其足于椅上女花苞突露而足不  
 能伸縮只得任僧所為流交頤下僧金鎗漫試  
 血漬善提玉塵微投丹流法界應在傍難着自  
 覺不安便捧僧就已抽淺以緩僧與僧與稍緩  
 又推僧就女欲僧畢事于女也女當斯時一生



得如今  
應氏到  
兒肯替女  
描寫曲  
好模樣  
九死痛苦難支、咬齒搖頭、嬌啼宛轉、誠然是嬌、  
姿未慣風和雨、一旦摧殘、實可傷也、須臾女起、  
整衣理鬢、無限羞慙、僧以溫言慰之、終每一言、  
而逝自此以後、三人共寢、其枕邊恩愛、被底溫、  
存女竟忘向者之悲啼、而幸今日之歡會矣、一、  
日僧與其徒來、徒年少有姿、陽道偉岸、女與之、  
得魚志  
目。詭。心。招。相。會。于。曲。室。曰。今。日。不。得。子。幾。為。老。  
髮。誤。一。生。薦。其。材。具。于。母。益。報。母。昔。言。也。母。果

愛之情好更篤、僧憤其徒之奪已愛、值傳回、敗  
其事于傳、傳偵驗得實、撻妻沉女、杜絕往來、兩  
僧俱齓歿

母女之間報恩甚速。大奇大奇。



西天僧西番僧

元順帝時哈麻嘗陰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  
帝習為之號演揲法兒華言大喜樂也哈麻之  
妹婿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性姦狡有寵于帝  
言聽計從与老的沙八郎荅刺烏吉的波廸哇  
兒禡等十人俱號倚納亦薦西番僧伽璘真於  
帝伽璘真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九重  
富有四海其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



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其法亦名双  
脩法曰演探兒秘密法皆房中術也帝日從事  
於其法乃廣取民間十五歲以上二十歲以下  
婦女恣肆淫戲號為採補抽添其勢甚多畧舉  
這其九第一曰龍飛勢女子仰睡男子伏其腹上  
景做未  
未必妙  
極  
和緩搖動行八淺五深之法陰勢陽硬男悅女  
歡第二虎行勢女子低頭向前跪倒男子踏後

抱腰握玉莖投入陰戶行五淺三深之法陰戶  
開張陽氣出納男舒女樂血脉流通第三猿搏  
勢女開股仰臥男以腿壓其上陰戶拍開乃入  
玉莖行九淺六深之法女津流通男根堅固第  
四蟬附勢婦人側臥直伸左股曲右股男子從  
後投入玉莖叩其玄珠行十淺四深之法女陰  
翕張男根暢美第五龜騰勢女子伸臥男子托  
起女子雙腿過乳握玉莖刺其谷實女精自流



男身快樂。第六鳳翔勢。女人仰臥于床。自真起。兩股男子以手按牀。深入玉莖。刺其愈鼠。使玉莖堅硬。陰戶壯熱。內動。女子自搖行。六淺二深之法。男女歡悅。第七兔吮繫。男子仰臥。直伸兩股。女子反坐。玉莖之上。面向男足。兩股在男腿邊。按席低頭。握玉莖。刺其菱齒。玉莖堅硬。行四淺一深之法。徐徐抽動。自然暢美。第八魚遊勢。用二女一仰一偃。如男女交合之狀。男子坐看。

二女之動。搖淫心發。作玉莖硬大便。即仰臥。任二女自來。執莖投牀。津液流通。第九鶴交勢。男倚于牀。女以左足躡牀。以手挽男頭。男以右手托女左股。女負男肩。兩手緊貼。女執玉莖刺入。嬰鼠中。其谷實。輕搖慢動。行十淺七深之法。內外神氣自然。翕合。又選偃女為十六天魔。弄又詔西天僧為司從。西番僧為大元國師。各選良家女數十人。供其淫毒。其徒亦皆取良家女。或



四人或三人奉之，摠謂之供奉。民間女子遭其  
害者，巷哭里嗟，不計其數。八郎者，帝諸弟與其  
所謂倚納者，皆在帝前。藝狎不諱，至聚少壯漢  
兒，併婦人女子，保處一室之中，不拘同姓異姓，  
任其自相鬻弄。或以尊行而污卑幼，或以卑幼  
而淫尊行，皆多避忌。號曰暨，卽兀華言事事無  
礙也。西天僧又與西番僧迭相輪轉，出入禁中，  
夜宿宮闈。姦淫公主，至于嬪御，多人則隨他擇

天番地  
覆的事

其糴而美者，淫之。金蓮半起海棠，強拭新紅。玉  
體全偎芍藥，驟沾風雨。雖女子畏縮難堪，而西  
僧必破墨穿營，盡根徹髓。然後已。羣僧見其流  
丹浹藉，如痛忍疼，則爭前搏弄，以為咲樂。醜聲  
穢行，四野著聞。即市井無賴之人，羞出于口。帝  
惟知習法為快，多所禁止。僧之濁亂褻字，淫污  
惟薄，莫有甚于此時也。又有狼髡揚璉，真伽淫  
毒更甚。凡境中大小女子，先以冊籍刷報姓名。



至。出。嫁。之。日。不。論。美。惡。必。先。迎。至。府。中。強。御。之。  
取。其。元。江。然。後。發。歸。夫。家。完。聚。有。得。意。者。則。強。  
留。三。五。夕。摧。殘。狼。藉。而。後。發。還。且。不。時。喚。入。府。  
中。以。快。已。意。設。有。隱。瞞。崛。強。者。登。時。兩。家。俱。罹。  
橫。禍。財。散。人。離。每。復。噍。類。見。婦。人。有。姿。色。者。便。  
取。進。府。中。淫。黷。萬。狀。諸。人。側。目。莫。敢。誰。何。即。爾。  
朱。兆。之。污。辱。洛。陽。女。子。無。此。狠。惡。也。腥。風。羶。雨。  
簸。蕩。恒。河。穢。露。臊。雲。遮。漫。沙。界。若。非。大。手。力。者。

汛掃之。人人沉黑海矣。

不禿不毒。不毒不禿。惟其頭禿一發淫毒。  
奈何今之四民。尤諄諄呼和尚為佛爺。尊  
之為大師乎。可悲甚矣。



僧員茂

閩西有伍氏女名愛卿年二十餘姝麗殊絕真  
國色也適奪所天惟撫一子於村莊中霜閨筑  
築形影相予時村落新葺菴宇告成無論男嬬  
是禱胎

羣而遊焉愛卿亦詣其處飯僧設醮冀為夫悔  
適于幽冥且以覩新構也庵有僧員茂年少觀  
見愛卿因誑以食素誦經時時至此禮佛則年  
可見燒香作福  
俱是誘人  
可龜齡子可鵬搏來世夫妻可鸞鳳百歲愛卿



有便

甚惑之。茂遂往來其門。一日愛卿襁褓其子至

中堂。茂突至不及避。茂遂生心。捺捺之以敗其

拒之誠

守。愛卿厲色拒之。乃惶懼而退。不教日。茂仍步

是乃合

前踪。愛卿亦芳心搖蕩。不禁遂与之通。往來甚

密。里人得其狀。捕茂白之官。官訊得其情。乃判

此官致

日。僧員茂既以腕障入空門。只合木魚敲夜月。

故判精

伍。愛卿既以居孀。節操如何。錦帳作朝雲。紅

粉多嬌。滯學墻花。委砌。緇衣秃子。敢為野蝶尋。

香一節不終。浪為空。即是色。五除不戒。誰云色

即是空。卿着另嫁良人。僧宜發配千里。庶幾氏

作。閨中婦。免得僧敲月下門。

看到水滸傳。海關黎潘巧雲故事。便知敲

木魚正為著敲門月下。



靈隱寺僧

靈隱寺緇徒甚衆，九里松一街多素食香紙雜  
賣店舖，其店家婦女皆僧外宅也。常有寺僧慕  
一婦人，不得其門而入，每日到店必買果餅，痴僧  
脂之，屬回寺，顧盼以洩其興。如是久之，一日有  
彈琵琶瞎子坐婦門首，說唱郭華買胭脂故事，好伶利婦人  
婦遂憮然動心。默會僧意，私語良人，設許誘之。  
良人曰：任爾為之，只不要被和尚騙了。婦曰：知  
僧長於科



尚見了女人，就如蒼蠅見血，不釘不已，但怕我  
條下有看上了和尚，不捨得難為他，那怕這和尚聰明  
已識伶俐，不着我圈套，自是僧到店中，其良人即避  
描寫如去，不使碍眼，僧或久坐，不起身，婦便烹治茶餅  
捧以奉僧，彼此眉目送情，漸至咲謔，僧喜甚，謂  
粧以好事可諧矣。一日僧至其家，見婦憂形於色，僧倉  
腹見卒莫知所為，乘間強之接唇，叩其憂鬱之故，婦  
諛句有曰：爾我情孚意洽，只碍良人，不得必盡纏繞，是

以憂耳。僧喜極曰：是不必憂，我設法資本，使渠  
往他處經商，則爾我得恣意歡樂矣。婦曰：然，僧  
遂回寺整衣鉢，所有付其夫，數日果見置貨整  
裝，尅期戒行，僧復治酒饌，錢送其夫相別而去。  
謂其夫果經商也。是晚到婦家，重設杯盤，再整  
酒餚，與婦獻酬，交錯謔浪，無所不至。婦拉僧設  
盟，燈下誓不相負。僧指心自盟，逼而懇之，婦先  
令僧解衣就寢，婦取其衣束之高閣，假意脫衣

澡牝時  
和尚備

雖不曾  
到于怡  
也有趣



澡北忽引好做作叩門聲甚急婦曰良人必有遺忘而  
歸矣僧皇遽不知所出婦曰有空巧籠可避僧亟  
竄入籠中婦遂鑰其籠始開門納其夫僧伏于  
籠中不敢喘動婦乃得與其夫昇於遠路棄之迨  
遠邏卒見籠昇送門京尹京尹遠尚昏啓鑰視  
之則一髡保體在焉笑曰是為人所誘耳不必  
海龍王只怕也要同未看看問復鑰籠而投諸江又僧明了然者恋妓李秀  
奴往來日久衣鉢蕩盡秀奴絕之了然迷戀不

已一夕乘醉而往秀奴弗納了然大怒奮擊之  
隨手而斃事至郡時蘇子瞻治郡送獄院推勘  
於僧臂見刺字兩行去但願同生極樂國免教  
今世苦相思子瞻於招詰舉筆判踏莎行詞云  
這個秃奴偕行忒煞雲山頂上持戒一從迷戀  
玉樓人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  
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了却  
相思債判訖押赴市曹處斬



一個痴心躲在空籠，一個奮怒擊殺秀奴。  
靈隱寺分明兩個顛僧。

### 雲遊僧

好計較一僧人物秀麗有如婦人，遂纏足描眉假扮尼。  
騙婦女  
的領僧模樣，雲遊四方，僧素善採戰，又能縮龜。以故  
所至之地，人皆信為活佛。一旦遊至吳下，借寓  
於豪家功德庵，倡說輪迴妄談，生歎。豪妻女敬  
之，留為庵主。僧遂誘在城富貴人家，及鄉村婦  
女，至庵作會，菴有淨室十七間，各備床褥衾枕。  
每遇會日，則擇美者少者留宿庵中，甜言伴（



一、夜常污教婦女，間有剛正者，便以法迷其心。淫之婦女，雖心內明白，而目睜口呆，不能出門。事畢解之，已被點染，欲言不言，付之無可奈何。耳故婦女宿庵一次，再不赴會者，聞他人留有已作業又挈人作業庵中，則祇自暗笑而已。僧原携四尼僧同來，而四尼亦皆男子，每宿婦女在庵，各從所欲，僧復置一簿，細註作會日期，某某宿庵，每每薦某至庵，某挽某宿，某伴某眠，某女係某取紅，若是久

好者做落

免同尊

薄豈不

大雅

之竹簿藉盈箱矣。豪富夫，男，盡墮其術中，反禁止遊人，不容見面，即妻女不在庵中，已亦不敢私謁。此僧恐羅地獄罪也。是以無人破其淫網。癸巳夏，偶有某司理按臨是邑，因公署與察院相隣，遂借棲豪莊，不意莊在庵側。將晚，司理公登樓納涼，遙見庵中一披髮女子，與三婦人俱，裸體為僧拭浴。僧忽轉抱女子，淫謔於石橈上。三婦爭前扶女，樓僧奪扯陽物，鄙褻不可名狀。既

落第十

九層地

獄也

虛網

或快活

或像意



好個沒下手處  
絕了心  
然

而四僧俱來各挽一婦以逞淫興其一僧無下  
手處立視於傍俟出浴僧訖事方趨前與女再  
淫而罷司理公目視甚詳呼隸問之隸云此某  
豪功德庵也內止女僧五人耳司理愕然恐有  
洩漏急請縣尹語以故令人前後圍繞破門而  
入擒拿五僧親往搜其篋中得白綾汗巾十九  
條皆有女子元紅在上檢其簿籍則留宿婦女  
姓氏日期纖悉明白司理髮指目裂嚴刑拷之

可惜元  
口落在

奇極

儼然五尼僧也無狀可驗僧泣訴不已而豪翁  
又代為囑託司理益怒即以汗巾簿籍送之豪  
家豪羞報欲死僧啞口無言司理公乃判云審  
得王某係三吳亡命優僕奸徒倡白蓮以惑黔  
首抹紅粉以溷朱顏教祖沙門本是登岸和尚  
嬌藏金屋改為入幕觀音抽玉笋合掌禪床孰  
信為尼為尚脫金蓮展舒繡榻誰知是女是男  
譬之鸛入鳳巢始合閑睡之好蛇遊龍窟豈無

有起來  
這些婦



女未必是龍窟雲。雨之私。明月本無心。照霜。閨而寡居。不寡。清

風原有意。入朱月。而孤女不孤。廢其居。火其昏。方足以滅其跡。剖其心。剗其目。不足以盡其辜。判畢。分付行刑者。使備受慘酷。然後戮於市。其

這些婦女都是的

屍棄于觀音潭。人往看之者。見其陽物。纍垂約長七寸。若驢馬之勢。然。

錢某者。有子方五六歲。以冬月患痘。歿。心頭尚熱。錢夫妻哀哭。不忍捨。忽一尼至。云。我能再生

之。但須夫人与我。保而煖之七日。則陽回。痘起。公子可再生矣。錢某不勝歡喜。留尼行法。果以灰子置於床之當中。錢妻保臥于內。尼保臥于外。上以被覆之。各不露形。錢則遠避於昏室。不敢進房。以混亂其法。惟俟七日。看灰子復生也。如此者。六晝夜矣。忽妻之兄來探甥。錢以甥死告之。且悉道尼僧行法之事。其兄笑曰。足下居官也。要理民治世。何曾見人死再生。倘煖之



復生。則自古帝王寧少一爨身之尼也。莫為奸僧所欺。令吾妹白日昇天。可尔。錢面頰不語。亟入房中。揭被視之。果男僧也。羞媿無地。鞠之。蓋錢宦遊時。此僧扮作尼僧。來家抄化。錢妻信其言語。留之宿。尼初時不肯。錢妻強挽之。至晚。与尼同榻。固不知其為僧也。尼因房中有婢。亦不敢輕舉。以徼福。第假寐。以伺其便。中夜。錢妻忽起。溺。以手按着尼身。則脐下有物。翹然真起。錢

若錢不  
尿急尼  
亦設計  
較了

描寫  
妙妻又驚。又喜。默無一言。驚者。驚尼身不應有此物。喜者。喜久曠無聊。黑夜得此。侍婢不知也。尼見其不言。知其心動。遂伺上牀時。一樓接唇。而以具急投其北口。錢妻便跨馬而坐。握具自投。入焉。兩情既洽。尼似粉蝶。恋花。婦似新花。向蝶。口含瓊液。舌吐丁香。若不知身在人間世矣。既志怕和  
尚不承罷。錢妻曰。今日若非宿緣。安得如此巧合。爾須以兼計  
念我寂寞時時顧我尼曰。來不煩囑付。其如房



中之人何、錢妻曰、餘俱幼穉、未識人道、唯小福  
長成、必滅其口、爾過今日、任為之、尼得斯言、淫  
興益熾、乃握錢、雙足往來、抽洩者、數百回、錢妻  
腮聲顫語、掌熱氣促、淫水流綿、不絕其歡、暢可  
知也、次夜、錢妻以計、令幼婢俱宿于樓下、留小  
福在房、命尼強與之狎、小福漠然不知、何謂及  
好老矣  
了歌  
毛是右  
怪物事  
狂得進  
去便買吐、桃浪已翻、羞報嬌啼、難態萬狀、尼遂輕輕款

在了了  
頭的心款、畧為動搖、而與錢妻、麤銜許久、小福既為腹  
心、往來將及二載、錢失意歸家、以致藍橋臨  
阻、是日、假借探望為名、來尋旧好、見錢子死、謬  
說愚錢不意、婦兄之敗其事也、錢怒、謾僧沉之  
水、小福斃於杖下、妻以函死。  
烏程晟舍里有佛廟、萬曆丁酉五月、有遠來少  
尼作倡、大建殿宇、婦女群聚、日有百餘人、里有  
凌太守之弟、擁蒼頭突至、索少尼觀之、尼峻拒



再三不出，凌大恚，以言撼之，尼不得已，方出一見，即令僕詬辱之，祛其衣，乃雄尼也。羣婦女一時驚惶，逃避，捕尼送官，人人大快。

世間挾詐者，皆男尼也。男尼受譴，挾詐者網漏吞舟，悲哉。

### 僧海潮

袁州僧海潮者，嘗赴應大姓袁氏，見其妻國色，艷慕不已，至忘寢食，有木工俗呼為之，行債甚密，一日共飲，潮告之曰：吾實鍾情于美麗，何術可以得之？博士問姓氏，潮具以告，曰：吾甥也，吾為師謀之。潮曰：能為我盜其雙鞋，以僧履補之者，我与汝三十金。博士曰：諾。乃持僧鞋一雙去，至其家，甥女留坐，啜茶，博士俟其間，以僧鞋置



其牀下。而盜其新絲履。持以與潮。潮喜。予銀如數。涉旬。其婦將赴親戚宴。令夫取絲履。弗得。却尋得僧鞋一雙。夫怒叱之曰。吾作好事。見此禿屨。有覬覦。固疑與汝有私。今果然。婦無以自明。但垂涕拊膺而已。夫延其外姑告之。外姑語塞。竟佻離焉。更娶他姓為妻。潮知。即返服長髮。市屋列肆為富家。仍請博士往議姻事。婦初不可。博士曰。汝夫既有他匹。守此欲誰為其父母。亦

以終身。不了為言。乃許諾。且曰。召某郎來觀。潮美飾而往。目之良協。婦意不知其故。僧也。許之以數百金為聘。自嫁後。倍常和協。年餘生一子。每博士至。潮留與。醉。婦疑之。曰。汝事吾舅。何其專耶。潮曰。為我媒耳。他日又至。留連傾倒。皆平日所未有。婦又以為問。潮乘醉曰。吾非彼盜鞋。安得子。為好仇。婦默然。乃好語夫。請舅坐。我母病。暫回。奔告母。兄鳴于官。潮及博士。一訊具



服官怒其淫詭無賴並斃于獄婦悒悒而亡子亦夭其夫聞之雪涕

南京揚子江邊稅家妻周氏有姿色金山寺僧惠明密使一婆子常送花粉諸物往來甚熟夫出外周氏喚婆子同眠婆子潛將僧鞋一鞦安撓下夫歸見僧鞋怒打周氏竟去之周氏有口難分時年二十三歲生子歲餘明日將去與夫辭別作歌曰去燕有歸期去婦長別離妾有堂

堂夫妾有呱呱兒撇了夫與子出門欲何之有聲空嗚咽有淚空漣漣百病皆有藥此病諒難醫丈夫心番覆曾不記當時山盟并海誓瞬息且推移吁嗟一女婦方寸有天知既歸父家惠明還俗托媒娶之已生一女情好甚篤一日惠明抱女戲曰我無良計安得汝母周氏笑問何謂惠明以夫妻情厚吐露潛謀周氏潛擊大明鼓伸冤我太祖皇帝親鞫惠明供金山寺七



十員僧 聖旨批惠明凌遲處死、同房十僧絞  
死、寺衆僧六十人、各邊遠充軍、婆子梟首、  
江州城東永寧寺和尚吳員成賦性騷烈、落落  
花月中人、有張德化者妻韓氏、名蘭英、姿容雅  
麗、體態妖嬈、似西子再生、玉姬下降、千般香艷、  
百種嬌羞、每朔望日、邀員成誦經、求嗣、員成目  
搖心動、淫興勃然、密畫一計、賄囑婢女小梅竊  
去蘭英睡鞋一隻、回寺自喜、捧鞋吟去、鳳鞋鳳

鞋兮惹我風情兮思之弗得兮有如狂醉兮今  
日得鞋兮種我良緣兮問我佳期兮定於何日  
兮吟罷沉思無計可施忽值張德化來議醮事  
員成遂令行童故將睡鞋命丟在門首德化拾歸  
究問不見睡鞋之由遂大怒逐歸母家員成聞  
知乃潛踪易姓聘娶蘭英得諧伉儷夫婦相愛  
兩情交暢倏忽年餘中秋佳節員成與蘭英歡  
飲沉醉樓抱蘭英笑日向非小梅之力安有今



日之樂、詢知其故、英遂謚死、韓氏具詞于府、  
其寃焉

竊鞋頗頗、落套偏生、撞着善疑的人

### 臨安寺僧

宋時臨安一寺有僧行二十餘人、僮僕十數人、  
皆不守佛門法戒、惟以邪淫爲事、其寺基址極  
大、山門之內各有長廊深巷、曲折環通、入寺者、  
非熟人道引、則左盤右轉、終無門可出、周圍高  
築垣墻、期與民居隔絕、垣墻之內、又增設夾術、  
中置鑿缶銅鑼、以防屬垣之耳、僧房各置私室、  
一間、匿藏婦女、雖俗家父母亦不令知有此室



計較到  
這田地  
至矣極  
矣

也。又於中間空濶地面擇人所不到處掘一土窟，階級深下七八曲，方廣十餘丈，上留小窻透明。窻外高坎坎外堆石，石外疊高阜阜，上復有墻。窟中四壁以木板裝嵌，置有牀帳、褥、椅、卓、器皿，乃衆共恣淫之地。非如私室中一僧一婦醜穢自知之所也。僧行僮僕往往立市井叢裸處引誘，失羣逆路婦女間有婦女肩輿在途，則乘人眼錯扛擡入寺。凡此僧引得婦女即先在

此僧私室淫謔教習，方引至窟室，任僧行僮僕雜然羣通。彼僧亦然，有居窟多年老者病者則相次引去，不知置於何所。湖州有一士人携妻來臨安訪親，泊舟鹽橋河下，士語妻曰：我借轎來迎汝，我或不來，當令轎夫持紫衫為證，汝可即來。士去未踰時，有轎夫持紫衫至，士妻乃登轎。轎夫竟昇入寺中，見一少年持引曰：官人在此，婦隨之而入。轉深巷數曲，至小室中，少年去



中乃僧也。婦驚呼，僧以刃挾止之。脫其衣裳，模  
弄淫耍，極盡鄙褻之狀。婦亦無可奈何。淫宿數  
省，引入窟室，見先有婦女三十三人在焉，皆美  
姿絕色。是日僧衆亦共三十餘人，置酒歡飲，亂  
行淫穢。婦甚厭之。間有新至者，一日引一女子  
至，年十四五，丰姿美艷，眉攢萬斛憂愁。見羣婦  
始略舒眉。群婦問之，女曰：我某太守女，全家候  
差臨安，因觀燈，于人叢中與婢相失，被一士引

至其房，乃僧也。強相凌逼，我極力自持，衣帶展  
轉不得間，為渠所扯斷矣。渠神酣興發，我羞慘  
呻吟，遂為所狎。花心纒折，痛欲消魂。以口啣唇，  
實難存活。誰知渠竟夕不眠，番雲覆雨，戀戀不  
休，不念人之苦也。在其室十數夜矣，不知今日  
何緣，又引我至此。羣婦曰：爾且莫喜歡，少刻大  
衆齊來，爾還要受他們這許多荼毒，然後免得  
此苦也。已而果然，女不勝悲怨。于是群婦日夕



切齒謀脫無計以每日有僧三四人居守耳一  
夕止一僧守之群婦問故云各僧送喪過海明  
日方歸群婦遂謀遁中有三四婦勇健者伺僧  
睡熟啓闕而出至窟外踰墻得達大路離臨安  
城五里一婦頗知路名訪問歸家陳告於府府  
尹大驚時孝宗內禪明日放赦府尹即部百卒  
捕殺僧衆焚其寺以歸婦召主收領府尹至寺  
時衆僧方歸置宴窟中初亦眊然不察三婦之

遁也湖州士妻因得婦蓋士初在舟語妻時僧  
已瞰舟有羨婦往來舫側竊聞其語遂以紫衫  
併轎昇婦而去有一婢相隨行至郊外轎去如  
飛婢遂失後不知所在府尹拷僧詰其老者病  
者何在言引出殺之瘞於寺後因掘出骸骨三  
十餘副金帛亦不贊云

又有士候差臨安一日與妻聯輿出市井叢雜  
處停輿市買轉盼間不見妻輿士執輿夫至官



推問莫可究竟。年餘忽有輿來門外，乃其妻也。云被人扛去時，已非舊輿夫矣。約行數里，入一大門長廊下，出輿詢問官人。輿夫曰：且入內，一僧迎之。心疑，退步僧自後推之，乃大呼僧挽掖而入。曰：此間是要性命去處，轉教曲入暗室，扃閉甚嚴，畧無人聲。雖鐘聲亦覺甚遠。坐久微覺明僧携酒，殺至。憂憤不食，每日兩次送飯。暮則携酒強之飲，就同寢。一日僧出，忘扃戶，我行至

暗巷中，遙望燈明甚遠，至則觀音堂長明燈也。遂禮拜，願見天日，解帕上金錢絡索，環觀音身，用指甲掐觀音足上成川字，復回入室。月餘，僧力疲意闌，我泣拜求歸。僧曰：到此本無出，理念爾本分，又可商量。一夕合之，達旦。天微明，引出登輿，送至此也。士訐臨安府，時趙師昇尹府正，值亢旱祈禱，乃於明日行香，備榜遍掛，示諭僧衆。日夜夢觀音感應，凡遠近寺院觀音皆請求。



此寺觀音有感當申請于朝寺主僧加號賜紫  
行童皆給度牒出榜朱幾輻輳迎至果有身環  
金錢絡索足成川字文者遂集此寺僧人會士  
妻於簾內窺認正本寺主僧也送獄推問承服  
戮於市

吳中一士與臨安一寺僧善從遊最久一日過  
寺值僧他出徑入其奧室見榻前懸一小木魚  
無心敲擊一聲忽後榻鈴響一少婦出卽士

所識中表戚也兩相駭詫板卽地屏內一片而  
巧合縫可闔可開所謂地窖子也婦懼縮入士  
亦奔歸遇僧于門僧既驚失鎖戶而又訝士色  
異知事已露故以好意強挽士返曰今日之事  
勢不兩全惟足下自裁生亦嗟訝曰自墮火坑  
知賊尅不能釋我固我歎日第求一大醉而子  
誦經拜懺我遂自縊耳僧從之大醺以酒而僧  
拜誦如法士睨其壘巨注酒復滿當其拜伏忽



舉以擊僧<sup>僧</sup>腦破連刺之必奔出以引宦官盡  
屠諸髡婦女出者凡五六輩皆先後誘入或以  
求子羈之者。

吳有男子假宿僧舍見僧每出必鎖其房不容  
人入一夕忘鑰其門男子窺之有少婦在室急  
趨出而僧自外挈酒一壺入置之几上見門未  
鑰愕然問汝適何所見答曰無有僧怒掣刀在  
手曰可就死不可令吾事敗死他人手男子泣

曰客我醉後公斷我頭庶情然無覺也僧許之  
男子佯奉杯吃曰庖中鹽菜乞一莖僧乃持刀  
入厨男子急脫布衫塞壺口酒不洩重十許觔  
潛于門背伺僧至連擊其首數十下僧悶絕而  
死問其婦乃謀殺其夫而奪得者分僧橐而遣  
之

和尚的計較布置也是極妙的了。只是天  
理不容。所以不免要露出來。



西泠寺僧

東京離城二十里、地名新橋、有一富家、姓秦名  
得、娶南村宋澤之女為妻、一日秦得他出、宋氏  
懸望不歸、因至門首等候、忽見一僧、頂三山帽、  
穿百衲衣、手捧鉢盂、口誦經偈、行至秦家門首、  
見宋氏立在簾子下、便偷目視之、不防石路凍  
滑、跌落沼中、那僧走得起、來渾身是水、戰栗不  
能、當宋氏見而憐之、叫他在外舍坐定、連忙燒

可惡這  
僧  
跌得這  
禿奴好



一堆火與那僧那僧口稱感德就附火邊去烘  
焙衣服宋氏又待一甌湯與他解寒問其從何  
而來那僧曰住城裡西冷寺日前家師往東院  
未回特着小僧去接行過娘子門首不覺路邊  
冰凍跌落沼中不是娘子施恩險喪性命宋氏  
曰惡曰你衣服既乾可急前去我夫回見不便那僧  
故意稽留拜謝出門恰好秦得歸家見和尚向  
火宋氏在傍心中不悅問宋氏曰僧從何來宋

的好人  
的報應

氏告以遭跌之故秦得大罵曰婦人女子不出  
閨門隣里若知豈無議論秦得是個明白之人  
安能留不正之婦即遣回母家宋氏不能自明  
悔之無及憂悶寂寥因作詩自然詩曰挑盡殘  
燈苦夜長。縈心萬事已參商。朔風不管人憔悴。  
暗送鈴聲到枕傍。又曰倚闌頻問夜。淒其待月  
中。庭欲睡時砌下蛩聲如訴怨。不關風景自生  
悲。又曰遙觀空中一玉輪。樓臺深處避飛塵。自

悔悔之  
極



来自公無拘管肯念僥攔有待人宋氏在母家  
一年餘當時那僧聞知秦得休了宋氏便離西  
冷寺還俗蓄髮托里姬來宋家議親宋氏被母  
所逼不得已轉嫁於僧亦不知其為僧也勉意  
歡娛終日鬱鬱作一律以自述其志詩曰悒悒  
傷心只自言好姻緣化惡姻緣回頭恨折章臺  
柳報面羞看玉井蓮只為羹湯輕易泄遂啟鸞  
鳳等閒遷誰人為挽天河水一洗前人不韙愆

挽得宋  
氏好

一日僧醉歸淫心熾盛抱住宋氏戲曰汝能認  
我否宋氏曰我不認得你僧曰獨不記那日被  
跌沼中多虧娘子取火与我烘焙衣服救得我  
性命宋氏驚問曰彼時是僧因何還俗僧曰汝  
雖聰明不料吾計當日引汝被逐我遂蓄髮托  
里姬議親不意娘子果得歸我宋氏大恨於心  
歸訴於父父告於開封府孝肅包公判曰失脚  
遭跌已出有心長髮娶親莫大不法僧人斷配

自取其  
禍

好個宋  
氏



千里宋氏仍歸母家抑鬱而死  
宋氏明白是開門揖盜



